



孟斜阳著

最是缠绵
花间词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孟斜阳著

最是缠绵
花间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是缠绵花间词 / 孟斜阳著；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4

ISBN 978-7-211-06291-1

I. ① 最… II. ① 孟… III. ① 词 (文学) -作品集-中国-古代
IV. ① I222. 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5376 号

最是缠绵花间词

作 者：孟斜阳

责任编辑：林 顶

选题策划：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211@fjpph.com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15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978-7-211-06291-1

定 价：28.00 元

雨境 · 花间

雨总是女性化的，感性的，多情善感的，与梦想相关的。

每到下雨的时候，成天忙碌的心不知不觉就会松弛下来。下雨天，平时不曾有过的那些思绪和诗意会悄然潜入心底。

记得林徽因讲过，十六岁的她在伦敦读书时，常常在下雨天一个人看着天井里滴落的雨水，寂寞地无聊地遐想，遐想生活会出现奇迹，希望有个人来陪陪她。不料，真的有一位浪漫诗人叩响了林家寓所的大门，出现在白衣黑裙、学生短发的少女林徽因的生活里。

每年到六七月间，长江流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陆续进入梅雨时节，雨水总是格外地多，江南小城轻笼在一片迷茫的雨雾里。街头昏黄的路灯光影里，总能看见无数纷然飘洒的斜细的雨线，被湿凉的风吹得不停地改变着方向。

五颜六色的伞影晃动，匆匆行走的行人似乎没有表情，雨雾里耀眼的车灯骤然把斑马线照得雪白，那街边被雨水打湿的垂柳、玉兰、桂树和郁金香色彩变得深冷清艳。都市街头在雨中的纷乱与匆忙，也总让你感觉出某种与往日不同的情境。

入夜，一个人静静地听雨，挡雨棚上滴滴答答响个不停，周围安静得除了雨声什么也听不到。

这是现代生活实景中的雨季。倚窗听雨，忽然间就希望能眼前有几株芭蕉、一片竹林，或是一潭池水、几叶残荷，残荷中偶尔露出一抹嫣红。雨打芭蕉，风竹摇曳，残荷滴雨，都是动人的雨中意境。

“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

读到这样的诗词句子，总会在心头氤氲起梦幻般的雨雾来，还有那江南的枝头青梅、乌篷船和若有若无的缥缈笛声。那是一种宁静而蕴藉的古典雨境。

在我们心底，还有一个想象中的江南雨季，一个古典的雨季之梦。雨，实在是有一种神奇的点化力量，它能弥漫成一种情调，浸润成一种氛围，点染成一种意境，镌刻成一种记忆。

在悠长的江南雨季里，你会闻到无数爱情故事的芬芳，会看到桃花与柳絮纷扬的影子，会与无数光阴的碎片擦肩而过，会走进很多小桥流水的人家和飘着青梅气息的庭院。

在江南，依稀会有美丽的少女在溪边浣洗着葛麻，纤长的手指在水中浸泡，雪白如削葱之根。长长的葛纱在水中宛转飘荡，少女们的黑色长发在风中如旗一样飞扬。在她们的背后，落英缤纷，花飞如雨。

她们的身姿和笑容在春天的那个古老瞬间栩栩如生，翩然如梦。

或者，也许你会爱上她们中的一位少女。她临波照影，巧笑倩兮；她长发飘飘，花香满衣，留给你的只是惊鸿一瞥——人面娇颜与粉红桃蕊焕然相映，黑眸秋波如星光流转。然后她就和众多少女们悄然离去，只留下水面点点落花逐流四散。

后来，在悠长寂寥的雨巷里，一瞬间，你又看见了她长发里的清丽眉眼与窈窕腰身，她在一个午后斜阳里清晰的婀娜侧影，江南的桃花和柳絮那一刻在翻飞，于是那许多前尘旧事被记起。

她的前世与今生与你也许真的有缘。然而，你纵使极力挽留也一无所得。那些过去的人和事在时光暮色中不会再多为你停留一分一秒，只有结着丁香般愁怨的背影在身后映得长长，也许你在梦里依然还可以见到。

这个时候，你最好是一位花间词人。

只有那些平平仄仄的美丽花间词，才能挽留住这美好曼妙的时光记忆。花间词是青春与爱情入住的假日旅店，尽管留不住他们最真实的影像，但至少可以留住曾经美丽的背影和飞扬的笑声，还有那些最经典的片断影像，留住那永久埋藏在人性深处的梦。

梦真是个奇妙的东西，花间词里不乏这样的梦。



目录 *Contents*

蝴蝶篇

夜船吹笛：江南风景里的缠绵过往	3
花间蝴蝶：欲语还休的少女心事	13
美人香车：逐车而行的浪漫邂逅	21
白马少年：马背上的如意郎君	26
杏园春梦：晚唐仕女们的时尚妆容	33

花月篇

罗裙芳草：裙裾飘扬起的相思爱意	41
采莲心曲：在波光中撷取爱情	51
踏雪寻梅：清雅风流的咏梅词	59
今夕何夕：爱情让人忘却时间	66

红袖篇

歌舞管弦：画堂深闺里的动人乐声	73
红袖罗裳：词人笔下的闺房之乐	82
莲房初绽：轻灵娇憨的美人仪态	91
拼却一生：有一种情让你奋不顾身	98



相思篇

相思肠断：寂寞深闺里的幽怨	107
红纱灯影：点亮一盏温暖生命的灯	114
心心相印：以心相许的爱情承诺	121
庭花露浓：幽艳凄清的春夜怀人词	128
相思红豆：传情达意的爱情信物	136

神仙篇

巫山云雨：迷离动人的神女身姿	149
潇湘魂断：千古嗟叹的娥皇女英	158
天台遇仙：人神之恋的浪漫与惆怅	165
汉有游女：解佩相赠的爱情传奇	174

怀古篇

极浦烟消：送别词里的帐幄与离愁	183
片帆孤光：远行客们的苍茫心境	187
怀古幽情：曾经的故国不堪回首	191
后庭花谢：繁花过后总是凄凉	198

山水篇

边塞画角：远塞的征人一夜尽望乡	205
田园渔歌：与天地精神独往来	211
桃榔蓼花：欧阳炯笔下的南方景象	219
团荷晚照：李珣的江南歌谣	225

蝴蝶篇



我总在想象这个词人的模样和形象。

一个出现在江南蒙蒙雨雾里的男人，神情该是忧郁的，敏感的，脸色是苍白的，清瘦的，目光总有种淡淡的梦幻般的色泽，而内心一定是寂寞而苍凉的。他的发际和衣襟被雨打湿了，却是浑然不觉。



夜船吹笛：江南风景里的缠绵过往

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

——皇甫松《梦江南》之一

楼上寝，残月下帘旌。梦见秣陵惆怅事，桃花柳絮满江城，双髻坐吹笙。

——皇甫松《梦江南》之二

皇甫松的这两首《梦江南》，实际上真的是两个美丽的梦。

我总在想象这个词人的模样和形象。一个出现在江南蒙蒙雨雾里的男人，神情该是忧郁的，敏感的，脸色是苍白的，清瘦的，目光总有种淡淡的梦幻般的色泽，而内心一定是寂寞而苍凉的。他的发际和衣襟被雨打湿了，却是浑然不觉。

皇甫松为晚唐花间派词人。其名又作“嵩”，字子奇，自号“檀栾子”。

睦州（今浙江建德）人，生卒年不详。

他是中唐时工部侍郎皇甫湜之子，宰相牛僧孺之外甥。

皇甫湜精通书法，善写古文，出自韩愈门下，与白居易齐名，也算是多才

多艺的风流名士。而担任过唐穆宗、唐文宗两朝宰相的牛僧孺，就是当时著名的“牛李党争”中“牛党”的头儿，还曾经写过一本传奇集——《玄怪录》。可见皇甫松的家学渊源和背景，并非凡俗之辈。

然而在《花间集》里，那位编者赵崇祚先生却称皇甫松为“皇甫先辈”。这个“先辈”并非是只意味着皇甫松年长才高，因为唐时的人们多称进士为“先辈”。

按古时多以官职敬称的通例，可见皇甫松并无官职，终身为布衣。在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同为花间词人的韦庄专门上奏，请朝廷追赐皇甫松等人进士及第。可见，皇甫松应是具有进士身份，只是这个进士身份却是在死后才获得的。

花间集里敬称他为“先辈”，我们体味到的却是他的某种失意和落寞。这一点对于我们品读他的诗词也许有所帮助。

传说他死后葬于灵台西屯塬上，其弟皇甫竹，也是诗人，死后同兄并葬一个墓地。其墓俗称“双堠子”。

皇甫松的诗歌多写田园渔村风情，淳朴感人。而他的词则素有高评。韦庄称其“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

清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也说：“皇甫子奇词，宏丽不及飞卿，而措词闲雅，犹存古诗遗意。唐词于飞卿而外，出其右者鲜矣。五代而后，更不复见此笔墨。”

王国维《人间词话》称其“情味深长，在乐天、梦得上”。

那么，我们从皇甫松开始，走进花间词。

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

——皇甫松《梦江南》之一

“兰烬落”的说法有很多。

一说是因烛火光焰形似兰叶，烬是燃烧后的残余，故称“兰烬”。这一说很是浪漫，还有几分梦幻色彩。

又有说古人以泽兰炼油点灯，称“兰膏”。故说兰烬为兰膏灯的灰烬。这种说法是写实派，有着物理学科的分析性质。

还有说是蜡烛的余烬凝结似兰花，故此称之。这一说是诗性的，“何当共剪西窗烛”中所剪的当是指的这种烛花。

三说只有一点是共同的：烛火已尽，夜已深了。

“屏上暗红蕉”，屏是画屏，古时画屏与床相连。“红蕉”是指美人蕉，花开猩红色，形似红妆美人，此处指屏风上所绘之花。尽管并未出现美人，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一丝红妆的女性气息，何况花名取的又是“美人蕉”，流露的是一种冶艳的风情。

房间里恍惚飘荡的这种温柔红妆的女性气息，就为即将到来的梦境显影出某种朦胧的底色。一如《红楼梦》里的秦可卿精心布置的闺房，小宝玉在其中梦入太虚幻境。

“兰烬落，屏上暗红蕉”，灯花已经残落，渐次消尽的烛光摇曳暗淡，意谓夜静更深烛火已尽，床边画屏上原本猩红色的美人蕉已经幽暗不清。

起首这两句定下了这首词的基本色调，整体朦胧浮艳，但偏于幽深黯淡，一如梦境深处的缥缈幽冥。

同时，烛残屏暗也意味着更深夜静尚未入睡，可见词人辗转反侧已久，愁思难眠。那么他在想什么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梦里，他的所思所想就会慢慢显山露水。

让我们走进皇甫公子幽邃深远的梦里去吧。

这样一个幽静、闲适的夜晚，灯影浅复深，屏上鲜红的美人蕉渐渐隐没在暗夜里，像古旧朱红家具上精致的雕镂花纹，也像一个绝妙而富有预言意味的暗示，一个人间情爱的梦幻图腾。

词人慵懒地卧在床上，在这朦胧光影和氤氲暗香里，恍惚睡去：“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

堕入梦乡的词人梦到了江南梅熟时节。梅雨潇潇的暗夜里，到处轻烟薄雾，江中夜航船上传来缥缈的笛声和驿站边石桥上细絮的人语声。

多么像一个幽深昏黑的秘境布景！几分神秘，几分幽暗，几分深远缥缈，

像是聊斋故事里的某个场景，也像是某个探秘奇幻片里的外景。

然而，这是皇甫公子梦里的景象，一个头脑中出现的迷蒙意象。江南梅雨之夜是这样的吗？

江南的梅雨在不少诗词中都有过精彩的描绘：“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梅子黄时雨如雾”等，或写得清新美妙，或写得满城风动。皇甫松的这句“夜船吹笛雨潇潇”则写得缥缈、幽清而有几分昏暗，甚至让人觉得有点聊斋里的森森阴气。

“风雨潇潇”一词最早出自《诗经·郑风》的《风雨》一诗，“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潇潇”意味着寒冷与凄凉。在词人的笔下，雨的冷暖常常不是温度意义上外在的感觉，而是内在的情感表现。

幽暗的雨夜中，一切都惝恍迷离，所以词句中处处是一种湿漉漉的听觉感受：在潇潇的雨声中交织着笛音和人语。

笛声如起自明月高楼上，当然清越、悠扬，但在潇潇夜雨江船上听来，却不免显得凄清幽咽。人语与雨声、笛声混在茫茫夜色之中，便变得隐隐约约、断断续续，若有而若无了。

于是船只、驿亭、石桥还有船里的和桥上的人，也都是影影绰绰的，在夜幕和雨帘中幽昧不显，营构出一种幽静、深邃又朦胧迷离的意境。

雨意朦胧，夜色朦胧，梦境朦胧，真可谓极迷离惝恍之至了。

读过这首词，眼前会浮现出一幅江南梅雨的水墨图：江南水乡的夜航船，潇潇雨声，清幽凄冷的笛声以及驿桥边依依话别的情意。

然而，就是这样黯淡而冷清的场景，这样清旷寂寥的梦境，却令人感到一种遥远的生命记忆里透出来的美好与亲切。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这首词：“情味深长，在乐天（白居易）、梦得（刘禹锡）上也。”

这首词之美在“朦胧幽深”，它的气象也是“朦胧迷离”，境界“朦胧缥缈”，意蕴十分蕴藉，颇耐咀嚼品味。更值得我们品味的是，当词人从那个迷离惝恍的梦境里醒来，心境又会是怎样的惆怅，怎样的茫然若失！

这首《梦江南》初读便知，词人曾经在风光旖旎的江南水乡生活和漫游

过，江南水乡的旖旎风情给他留下了美好记忆，使他朝思暮想，使他魂牵梦萦，终至满怀深情地挥动彩笔，写出了流传千古的清丽词句。

词人皇甫松是睦州新安（今浙江淳安）人，江南是他的故乡。词中可见，江南水乡的柔美宁谧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

因此，这首《梦江南》有人解作是对故土江南的思恋，是《梦江南》词牌名本身的寓意。

汤显祖在《玉茗堂评花间集》中评论道：“好景多在闲时，风雨潇潇何害。”

唐圭璋先生《唐宋词简释》评曰：“此首写梦境，情味深长……梦江南梅熟，梦夜雨吹笛，梦驿边人语，情景逼真，欢情不减。然今日空梦当年之乐事，则今日之凄苦，自在言外矣。”

词人“空梦”的“当年之乐事”与“欢情”是指何人何事呢？

除了这一首《忆江南》，皇甫松还有另一首《梦江南》云：

楼上寝，残月下帘旌。梦见秣陵惆怅事，桃花柳絮满江城，双髻坐吹笙。

这首词又是写的一个明朗美好的暮春时节，一个与吹笙的双髻少女有关的梦境。

一个被桃花染红、随柳絮飞扬的梦境里，清晰地出现一位神秘的吹笙少女。那么，第一首词中的“人语驿边桥”之“人”，也许就与那位“双髻坐吹笙”的秣陵少女有关，也许还蕴含着一段旖旎温馨的爱情。果真如此，那么这首《梦江南》就不仅仅只是怀乡，还兼有怀人的意味。

为了解开这两个美妙的梦境之谜，为了解读这一段皇甫公子心中的隐秘情感，我们就试着来读读第二首《梦江南》吧。

“楼上寝，残月下帘旌。”“残月”，此处指快要落下的月亮。在唐宋词中的“残月”一词是特定的意象，专写黎明时将落的月亮。帘旌，指帘额，即帘子上部所缀的软帘。残月落到帘额之下，这表明时间已是天快亮的时候。

“残月下帘旌”显然是醒后看到的景象。

最是缠绵花间词

词人皇甫公子在楼上睡着，当他从深沉的梦境中醒来，由床上望窗外时，只见而清寒的一钩残月慢慢移到了帘额之下。东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梦见秣陵惆怅事”，醒来后看到了一钩残月，心情是惆怅的，伤感的。而梦中的情形却是历历在目：“桃花柳絮满江城，双髻坐吹笙。”

“秣陵”是金陵的别名，今属江苏南京。而“江城”在此处也当指金陵。“双髻”，是盘于头顶左右两边的发结，多是天真活泼的少女们常梳的妇式。

陆游《浣溪女》诗云：“江头女儿双髻丫，常随阿母供桑麻。”这词中“双髻”指代少女。笙是一种可供吹奏的簧管乐器。

在桃花柳絮飘满金陵的春天里，一个梳着双髻的金陵少女正坐在那里吹笙。

这幅《暮春吹笙图》充满了江南的诗情画意，也因为出现在词人的梦里，因而也带有一丝缱绻留恋和淡淡的惆怅，带有某种主观情感意象的投射。

可以想象，那双髻少女的身姿是俏丽的，笑声是灵快活泼、天真无邪的，吹奏笙管的乐声是轻松悦耳、令人愉快的。若是少女放下笙管，或许还能翩翩起舞。

这位能歌善舞的少女给皇甫公子留下的印象美好而深刻，连同那满城的桃花和纷扬柳絮一起，成为他永久的回忆和思念。

梦中的环境和形象是那样的美好，但这已成为过去，成为光阴故事中的一个小小片断。即使梦中见到，醒来时却发觉只是过去岁月里的一个幻象。梦里的美景与美人都是那样明丽可人，醒来时楼上见到的残月却清寒寂寞，无不反衬出梦醒后的惆怅和人生况味的某种苍凉。

所以，“梦见秣陵惆怅事”，在这惆怅中流露的是皇甫公子对双髻少女的思念，是对过往岁月的怀念，是对江南风华与人物的眷顾。

“桃花柳絮满江城”，正是暮春落花时节的景象，有一种说不尽的苍茫心绪。而结句“双髻坐吹笙”既形象生动又意蕴含蓄，余味不尽，透露出词人心中的寄托。可以说，皇甫公子与双髻少女的情感关系已经尽在不言中。

那么，读者如我辈不免要问：皇甫公子，你为何惆怅？

《诗经》有云：“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很显然，皇甫公子的这首词是在怀念一位美丽的金陵女子，一位情牵梦萦的佳人。

在桃花盛开、柳絮飘飞的季节里，这位梳着双髻的少女玉指如葱，握着笙管轻轻吹奏，落红万点，飘落在肩头。在梦里，他甚至看得清楚她清灵柔美的眉眼，流转闪烁的眼波，如同落满桃花的一溪流水，灵动、清澈、明朗。那吹笙的声音随着柳絮在空中飘舞，仿佛也被春意染成了桃红色，自有一种和煦温暖的情调。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在才华横溢、温柔多情的世家公子皇甫松面前，双髻少女白皙脸色渐渐被温软的春光浸染，桃红一片。那一刻，两人相视而笑，心中温馨无限。

是的，那一刻，仿佛已是千年的尘缘之树开了花，无边的岁月在此刻拈花一笑，风情万种。

这两首词对照来读，无非是分别写了两个梦境里看到的景象。

第二首词中“梦见秣陵惆怅事，桃花柳絮满江城”，桃花盛开，柳絮纷扬，时令发生在暮春三月。

第一首词是“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梅子黄熟，雨季清冷，讲的是时令阴历四五月间。

时间上讲，第二首词“双髻坐吹笙”发生在第一首词“人语驿边桥”之前。所以，我们说这两者在时令季节上的前后联系是意味深长的。

第一首以烛火已尽、屏暗红蕉起笔，写江南梅熟、夜船吹笛，一直写到驿边桥上随风散入虚空的轻悄人语。“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一句写得韵致空灵，尤其是那如来自幽冥的笛声和人语，一扫当时花间词中泛滥的绮艳颓靡气象，颇有姜白石“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意蕴。作为今天的读者，我们当然也能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体味到类似的情境感受，引发某种相似的审美体验。

而第二首则“凄艳似飞卿，爽快似香山”（陈廷焯《云韶集》），“梦境、画境，婉转凄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桃花柳絮，双髻红颜，色彩较第一首鲜亮明丽，仍有一种“落花时节又思君”的岁月沧桑感与淡淡的

惆怅。只是这种惆怅更加切近和具体。第一首《梦江南》中“人语驿边桥”中的“人”与“双髻坐吹笙”的“双髻”，也许有着某种神奇的对应。

我愿意相信，这两首《梦江南》背后应该有一个故事，而故事的女主人公，应该就是那位“吹笙”的美丽少女。

“夜船吹笛雨潇潇”，我相信皇甫松笔下的雨是真实的，情感是真挚的。

可以想象，在词人皇甫松的梦境里，到处是湿漉漉的雨，雨打黄梅，流水宛转。夜船上传来笛声，一声声如泣幽咽。词人想必还在驿站旁的小桥上吧，与年少的恋人执手泪眼相对，分不清是雨光还是泪光。

过去的时光永不再来，光阴的故事在记忆中也永不会老去。彼时年少青涩，梦里不知花落多少。待到老尽少年心，那时光的记忆却渐渐渗入丝丝缕缕的惆怅与苍凉。那些青春的记忆是无比珍贵的，那里沉积着人生苦旅中曾经最美好的情感。

近代大学者王国维点评皇甫松这两首《梦江南》“情味深长”（《人间词话附录》）。唐圭璋先生点评道：“此首与前首同为梦境，作法亦相同。起处皆写深夜景象，惟前首写室内之烛花落几，此首则写室外之残月下廉。‘梦见’以下，亦皆梦中事，梦中景色，梦中欢情，皆写得灵动美妙。两首《梦江南》，纯以赋体铺叙，一往俊爽。”

关于皇甫松的这两首词，历来词评家评说甚多。

近代俞陛云先生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点评得更加富有怀古幽情：“调寄《梦江南》，皆其本体。江头暮雨，画船闻桃叶清歌；楼上清寒，笙管撼刘妃玉指。语语带六朝烟水气也。”

桃叶清歌，即《桃叶歌》，本是东晋乐府“清商曲辞，吴声歌曲”中的一个曲调，该曲调系东晋中期王献之所作，有歌词三首：

桃叶复桃叶，桃树连桃根。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其一）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明楫。但渡无所苦，我自来迎接。（其二）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待橹。风波了无常，没命江南渡。（其三）